

专家作家 谈语文学习

陈 涛 张东炎 王 晨 编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ZHUANJIA ZUOJIA TAN YUWEN XUEXI
专家作家谈语文学习

陈 涛 张东焱 王 晨 编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ZHUANJIA ZUOJIA TAN YUWEN XUEXI

专 家 作 家 谈 语 文 学 习

陈 涛 张东焱 王 晨 编

*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语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 9印张 195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0册

统一书号: 92400·14 定价: 1.05元

GF77/16

说 明

近几年来，中学的语文教学出现了一些新局面：教材基本固定下来，篇目安排比较合理；不少语文教师在改革教学方法上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许多中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有所增强，读写能力不断提高。但是，总的看来，目前中学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许多教师的教学方法不当，程式化的倾向普遍存在；学生中，立志学文的苦于写作水平不能尽快提高，立志学理工的忽视语文学习。此外，社会上一些爱好并立志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也迫切希望得到作家们的指导和帮助。为此，我们选编了这本《专家作家谈语文学习》。

文章的作者，有的是驰名中外的语言学家、教育家，有的是著名的数学家、桥梁专家，有的是成就卓著的作家。他们都能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了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传授了语文学习的经验，介绍了提高写作能力的方法。这里，既有谆谆的教诲，又有推心置腹的倾谈，充分体现了专家作家们对年轻一代的关怀和期望。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会使广大中学语文教师、中学生及文学青年受到教益。

收入本书的，都是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编选中，对文章的个别字句做了一些删改，这是要请作者们谅解的。

由于水平和材料所限，选取编排不当或当选而未选者肯定不少，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四年七月

目 录

我谈写文章·····	王 力 (1)
作文要道·····	叶圣陶 (7)
本色和明净·····	吕叔湘 (10)
我学习作文的故事·····	茅以升 (12)
略谈语文和数学·····	苏步青 (16)
一定要重视语文的学习·····	陈景润 (19)
一定要学好语文·····	张广厚 (22)
谈谈作文教学问题·····	刘国正 (26)
重理岂能轻文·····	杨红旗 (39)
我是怎样写作的·····	吴 强 (43)
我的创作经历·····	陈伯吹 (49)
作者的注释·····	葛 子 (54)
创作杂谈·····	包 蕾 (58)
与友人论学习古文·····	孙 犁 (64)
学到老 学不了·····	徐中玉 (70)
谈谈我学习写作的片断感受·····	吴调公 (76)
我是怎样学习语文的·····	冯健男 (84)
我是怎样学习写作的·····	肖 平 (90)
要多读多写·····	杜鹏程 (95)
多读书 写感受·····	陆文夫 (97)
从读书到写书·····	果向真 (101)

苦读十年	李心田 (105)
我的甘苦和希望	刘 真 (109)
不计晨昏重韶光	峻 青 (113)
失败——作家最忠实的保姆	蒋子龙 (119)
写诗，需要最美的语言·····	李学鳌 (127)
我的写作习惯	叶永烈 (134)
写给一位想当作家的中学生	浩 然 (143)
和农村学生漫话写作	邢 野 (148)
《天山景物记》的写作过程与体会	碧 野 (154)
“开头难”	邹荻帆 (160)
关于“尾巴”	张庆田 (163)

老师领进门	刘绍棠 (166)
回忆我的三位语文老师	从维熙 (176)
丝丝缕缕忆师情	沙叶新 (187)
我小时作文的得失	李满天 (192)
兴趣·生活·追求	徐光耀 (195)
梦的回顾及其它	汤吉夫 (199)
从作文到创作	刘心武 (205)
我是怎样走上写作道路的	祝兴义 (211)
月光下的想象力	谢 璞 (215)
梅花香自苦寒来	马瑞麟 (218)
黄卷青灯的生活	阿 凤 (222)
“丑小鸭”的回顾	吴若增 (228)
生动的一课	张 斌 (234)
从一篇作文谈起	冯育楠 (238)

中学生活追忆	任彦芳 (244)
垛下的童年 校园的花树	韩映山 (250)
杂忆少年时	陈 冲 (257)
回忆我们的语文课	郑 义 (263)
文学给予我的	铁 凝 (267)
文学出在文学外	毛志成 (271)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俞天白 (275)

我 谈 写 文 章

王 力

《新闻战线》编辑同志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写文章。我自己的文章写不好，这个题目我怎能谈得好呢？我推辞了几次都不行，只好硬着头皮谈几句。

文章是写下来的语言。文章和语言都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我们不应该把文章和语言分割开来。现在许多写文章的人，从中学生到新闻记者、大学教授，拿起笔来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心里想，我现在是写文章，跟说话不一样，要写得“文”一点，多加上一些辞藻，多加上一些政治名词，多绕一些弯子。这些人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时候，文章本来是很通顺的，到了高中和大学，文章越来越不通了。毛病在于：他们错误地认为文章越“文”越好；他们不懂得，文章脱离了口语，脱离了人民大众的语言，决不能成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章。

文章又是有组织的语言。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文章和口语不一样。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往往是不假思索，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有时候语言不连贯，甚至前后矛盾，句子也不合逻辑，不合语法。有的同志在小组或大会上发言，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但是人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发表出去，读者却又发现他的话毛病百出，缺乏逻辑性和科学性。因此，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就要好好地构思，在文章的条理以及逻辑性和科学性方面多多考虑。所以写文章要仔细推敲。我认为主要是要在逻辑性和科学性方面仔细推敲。

毛泽东同志指出，写文章要有三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报纸上的文章，鲜明性方面做得较好，准确性方面做得较差。所以我这里主要是谈谈准确性的问题。准确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容的准确性，另一方面是表达形式的准确性。我这里主要是谈表达形式的准确性，也就是语言的逻辑性。不但逻辑推理要有逻辑性，我们造一个句子也需要有逻辑性。凡是不合事理的句子，也就是不合逻辑的句子。平常我们所谓主谓搭配不当，动宾搭配不当，形容词和名词搭配不当等等，严格地说，都不是语法问题，而是逻辑问题。例如《新闻战线》一九七九年第二期梁枫同志批评的“最好水平”，是形容词和名词搭配不当，表面上是语法问题，实际上是逻辑问题。依汉语语法，形容词用作定语时，应该放在其所修饰的名词的前面，“最好水平”这个结构并未违反语法规则，因此也没有犯语法错误。但是，“最好水平”这个词组是违背事理的。“水平”的原义是水的平面，水的平面永远是平的，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高低之分，因此说“最好水平”就是不合事理。这种例子真是举不胜举。有一天，我听中央台的广播，讲到某人民公社所走的道路是“行之有效”的，我觉得很奇怪：我们平常只听说“有效方法”、“有效措施”，没有听说过“有效道路”。第二天看报纸，已经改为“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改得好！这样一改，就没有毛病了。又有一次，我在报上看见某公社“闯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正确的道路是客观存在的，不

是任何人闯出来的。我们平常只说“闯出一条新路”，不说“闯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有时候，从标题起就出了语病。例如某日某报有一条新闻，标题是《舍身忘死救儿童》，讲的是一个中学生“舍身”救人的事迹。标题只七个字就有两个错误。第一，“舍身”通常指牺牲了性命；这个中学生救活了一个小女孩，他自己没有死，说他“舍身”是不合事实的。第二，“忘死”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的是那个中学生忘记自己的死，而他自己并没有死，谈不上忘记自己的死。即使他死了，也不能说他“忘死”，因为死人无知，没有忘不忘的问题。也许作者说，这里的“忘死”指的是“不想到自己会死”，那也不好。应该是置生死于度外，明知冒生命的危险，也要救人。有时候，过分夸大的语句也会出毛病。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稿，其中有一句话：“我们要为台湾回归祖国贡献一切力量。”我说：“你把一切力量都用于争取台湾回归祖国了，还有什么力量再贡献给四个现代化呢？”把“一切”二字删去了，就没有毛病了。有时候，不但是逻辑性问题，而且是科学性问题。例如冰心同志嘲笑的“月圆如镜，繁星满天”，比不上曹操的“月明星稀”更合乎事实。皓月当空，三、四等以下的星星都被月光遮掩住了，我们还能看见繁星满天吗？

由此看来，要学好写文章，首先要学好造句。古人的语文教学，要求人们写出通顺的文章。所谓“通顺”，指的是语言合乎语法，合乎逻辑，主要是用词造句的问题。而在造句的问题上，主要是用词不当的问题。什么叫做用词不当呢？就是把某一个词用在不合适的上下文里。为什么会用词不当呢？这是因为写文章的人不懂那个词的真正意义（如

“水平”），或者是懂的（如“有效”、“闯出”），到下笔造句时却又忘了。韩愈说过，为文须略识字。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写文章要懂得语词的真正意义。韩愈是一代文豪，尚且说这样的话，可见识字的重要性。我老了，写文章还常常查字典、词典，生怕用词不当。识字是基本功，同志们不要轻视它。

为了写好文章，需要有好的语文修养。毛泽东同志说：“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他要求我们：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这个道理很重要，我在这里谈谈我的体会。

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这一点非常重要。人民群众的语言，最鲜明，最生动，值得我们学习。为什么报纸上多数文章总是那么干巴巴的？就是因为作者喜欢掉书袋，堆砌辞藻，半文半白，离开人民群众的语言很远，失掉宣传的效果。这是走错了路。希望这些同志回过头来，好好地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

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我们吸收外国的语汇，要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今天，现代汉语的语汇中从外国吸收来的词语，比“五四”时代以前高出数十倍，

如果我们要学得象，不走样，最好是学好外语。例如“水平”一词来自外语，① 我们看见英语 level 只有高低之分，没有好坏之分，就不会再写出“最好水平”这样的话了。又如“词汇”一词来自英语的 vocabulary（即毛泽东同志说的“语汇”），指的是一种语言里的全部的词（斯大林叫做“词的总和”）。② 现在有人说：“某词典共收了两万个词汇。”那就错了。一部词典只有一个词汇，不能有几千或几万个词汇。我们只能说这部词典共收了两万个词，或两万个单词。我们应该把吸收外语而走了样的情况改变过来。

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这主要是指成语来说的。学习成语，可以丰富我们的词汇。许多成语都能起言简意赅的作用。这也和吸收外语一样，要学得象，不走样。有一次，我看见一张电影说明书上把“突如其来”写成了“突入其来”，这显然是因为作者不懂“突如”是什么意思。“突如”就是“突然”。③ 作者不懂，所以写错了。我的意见是：最好少用自己不懂的成语；如果要用的话，请先查一查词典。

关于写文章，还有一个篇章结构的问题。这主要是逻辑推理的问题。要学习一些典范文，学会逻辑推理的本领。我的意见是：可以熟读马、恩、列、斯、毛的文章，注意篇章结构

① “水平”，中国古代叫做“准”，只用于具体意义（水的平面），不用于抽象意义。

② “词汇”（语汇）这个名词译得很好。中国古代有所谓“字汇”，就是字典。

③ 《周易·离卦》：“突如其来如。”

是如何严密。我们不但要学习马、恩、列、斯、毛的革命理论，同时也要学习他们的文章的逻辑推理。我建议大家读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这两篇文章是逻辑推理的典范。当然还有其他文章，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作者简介〕王力，字了一，一九〇〇年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著名的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作有：《汉语音韵学》、《汉语音韵》、《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中国语法纲要》、《汉语史稿》（上、中、下册）、《汉语诗律学》、《古代汉语》、《龙虫并雕斋文集》（1—2）、《龙虫并雕斋诗集》等四十余部。另有《女王的水土》、《半上流社会》等译著二十余部，论文近二百篇。《王力文集》正在编辑出版中。

作文要道

——同《写作》杂志编辑人员的谈话

叶圣陶

诸位同志是研究写作的。写作跟文学创作之间不能划等号。写作的范围很宽广，写调查报告，写工作计划，写经验总结，写信写通知等等，都包括在内，当然也包括文学创作。工作和生活中经常需要写作，所以写作是每个人非学不可的，而且是非学好不可的。文学创作就不是这样，有积蓄有兴致的人不妨去创作，没有什么积蓄和兴致的尽可以不创作，并非大家都得创作。大学毕业生不一定要能写小说诗歌，但是一定要能写工作和生活中实用的文章，而且非写得既通顺又扎实不可。

文章怎么写？鲁迅先生有一篇《作文秘诀》，把怎么写文章概括成四句话，总共十二个字，就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这四句话，头一句“有真意”是最主要的。你没有什么真要说的值得说的意思，又何必徒劳呢？确乎有真意，果真非写不可，还得注意后面的三句话，因为粉饰、做作、卖弄，都是表达真意的挺可厌的障碍。

没有真意就没有必要作文，这个道理很简单。譬如写信，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没有非说不可的话，何必随便敷衍几句，浪费四分或者八分邮票呢？信总是有话要说才写的，或者告诉对方一些事儿，或者有什么问题向对方请教，跟对方

商量。这些就是“真意”。写小说跟写信好象完全是两码事，其实一个样。假如平时没有什么积蓄，没有从个人和社会方面深入体会到的某些东西，提起笔来又没有强烈的兴致，觉得非把某些东西告诉读者不可，那也无妨放下笔来，暂且不写小说。假如硬要写，那就象没事写敷衍信，徒然浪费四分或者八分邮票一样，未免有点儿无聊。

有了真意，要把文章写好，当然还得讲究点技巧。讲究技巧，最要紧的是选择最切当的语言，正确地把真意表达出来。鲁迅先生没有从正面说，只是提醒人们要“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因为这三种毛病是最容易犯的。有的人以为讲究技巧就是要追求这些东西，凭着这些所谓技巧，即使真意差点儿，也可能写出象样的文章来。我可不敢相信技巧能补救真意的想法，何况鲁迅先生所说的粉饰、做作、卖弄，根本上不是什么技巧。

我国的骈文讲究对仗，讲究词藻，讲究运用典故和成语，借那个来说这个，可以说集粉饰、做作、卖弄之大成。现在没有人写骈文了，可是骈文的这些毛病还有人犯，往往犯了不知道是毛病，甚至自以为得计。滥用形容词语和形容句子就是一条，以为用得越多文章越漂亮。摆起架子来写文章又是一条，以为顺着一般人的表达习惯来写就不成其为文章，必得说些奇离古怪的话才行。不管有没有需要，在文章里塞进些滥俗的成语或者典故也是一条，以为非此不足以表现自己比别人高明。列举不尽，就此为止。总之，鲁迅先生这四句话，到现在还着实有用。咱们把这四句话记在心里，经常用来提醒自己，对写作必然大有好处。

这四句话其实是作文的要道。当时有人写信给鲁迅先

生，问作文有什么秘诀，所以他用了“秘诀”这个词儿，并不是说作文有什么“秘密”或是“神秘”的意思。

〔作者简介〕叶圣陶，一八九四年生，江苏省苏州市人，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集》、《四三集》，长篇小说《倪焕之》，散文集《脚步集》、《未厌居习作》、《西川集》等，童话《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一九五七年出版了《叶圣陶文集》五卷本。

本色和明净

吕叔湘

北京出版社的同志因为我曾经给《高中学生作文评改》写过一篇序，要我也在这本《初中学生作文评改》前边写几句话。我只看了一部分内容，只能一般地谈点感想，可能很不切题。

初中同学正在少年时期，写文章应该有少年时期的特色，没有小学同学的稚气，也不象高中同学的成熟。我们期待他们的文章有什么特色呢？我想提两点：一是本色，二是明净。

本色主要是就内容方面说，就是要写自己所看见的，写自己所知道的，写自己的思想和感受。不要存着一份心，说我“应当”看见什么什么呀，我“应当”知道什么什么呀，我“应当”有这样这样的思想感情呀，就照这个去写。如果这样去写，就不免要弄虚作假，或者套用别人的文章，或者搜索现成的材料。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就不本色了。

成年人写文章，根据题目的性质，有时候必须多方搜集材料，加以分析和提炼，但在少年时期，应当把锻炼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的能力作为基本功。有了这个基本功，将来就能驾驭那些材料，做它的主人而不做它的奴隶。

明净是就语言方面说，“明”是明白，“净”是干净。写文